

皇家藏本

曾国藩全书



吉林摄影出版社

K827=52
8064
V.4



曾国藩全书

齐豫生 夏于全 主编

第四卷



A0317160

吉林摄影出版社



302570

第四卷 目录

传世箴言——语录

修身第一

- 一、内省——君子立身之道，古人成功工夫 (1)
- 二、静定——心到静极时，真境产生处 (4)
- 三、慎独——知善知恶之心，慎独则安 (5)
- 四、求仁——成人之美，求仁则人悦 (7)
- 五、主敬——整齐严肃，主敬则身强 (8)
- 六、五箴——修身五箴，刻苦自振之道 (8)
- 七、课程——课程十二条，刻刻用心 (10)

养德第二

- 一、虚心——见得自我之渺小，才是真心境 (16)
- 二、明强——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 (17)
- 三、坚忍——撑起两根穷骨头，养活一团春意思 (25)
- 四、勇毅——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 (36)
- 五、诚实——心诚则志专气足，可大可久 (39)
- 六、知悔——知悔知吝，圣贤由此而成 (49)
- 七、恒常——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 (50)

为学第三

- 一、学问——惟学问能变化气质，超凡入圣 (50)
- 二、读书——读书之道，在于求真 (51)
- 三、作文——文章之道，当寻气象光明俊伟 (52)

识人秘要——冰鉴

上编 识人之道

一、人才

- 1. 识才——人才须有操守多条理 (56)

2. 求才——求才当如鹰隼击物,不得不休……………(75)
3. 衡才——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85)
4. 养才——人才以陶冶而成……………(95)
5. 用才——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适用……………(97)
6. 德才——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105)
7. 荐才——不避嫌隙,秉公论列……………(108)
8. 君子——君子小人,存乎一心……………(114)
9. 精明——处事以明为第一要义……………(117)

二、将才

1. 选将——上选将才,须三者兼全……………(124)
2. 将德——带兵之人,须有忠义血性……………(128)
3. 能战——治军之道,以能战为第一义……………(129)
4. 奇正——练兵当如八股家之揣摩……………(132)
5. 严明——善将兵者,首重申诫严明……………(134)
6. 忠义——忠义之将,可横行天下……………(137)
7. 平淡——胸怀广大,须从平淡二字用功……………(140)
8. 军心——以真心实肠,得士卒之心……………(141)
9. 评将——衡材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142)

下编 相人之法

- 一、神骨——精神具乎两目,骨相具乎面部……………(143)
- 二、刚柔——先天种子,五行生克之数……………(153)
- 三、容貌——容以七尺为期,貌合两仪而论……………(155)
- 四、五官——目为面之渊,鼻为面之山……………(181)
- 五、须眉——少年两道眉,临老一副须……………(189)

传世箴言——语录

修身第一

一、内省

——君子立身之道，古人成功工夫

【原文】

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齐严肃，内而专静纯一，斋庄不懈，故身强。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我，故人悦。思诚者，心则忠贞不贰，言则笃实不欺，至诚相感，故神钦。四者之功夫果至，则四者之效验自臻。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仔细思古人的工夫，其中成效特别明显的大约有四个方面：谨慎独处，则心胸安泰；端肃恭敬，是身体强健；追求仁义，则人们悦服；专守诚意，则神录钦敬。慎独，就是说遏止私欲，连非常微小的方面也不放过，循理而行，时时刻刻都如此，内省而无愧，所以心里坦然。主敬，就是说外表整齐严肃，内心思虑镇定专一，时时端恭庄严，所以身体强健。求仁，就是说从本体上讲，能保养心性，从运用上来说，有爱民惜物之胸怀，大公无私，所以人们悦服。思诚，就是说内心忠贞坚定，言语笃实无欺，以至诚与万物感应，所以神也钦服。如果真能达到上述四方面的修身功夫，这四种效验就自然而然至。

【详解】

在孔孟儒家传统中，有一种重要的、行之有效的修炼方法，称为内省。内指的是心灵，省就是自我审思。认为人们只要注重自己对自己的审思，慢慢地就会心境清明，智慧越来越高，本领也越来越大。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根据儒家的观点，人是稟天命而生的，生下来之前，与整个宇宙自然是一个整体，生下来以后，就稟赋了宇宙自然的所有信息，只是因为受人性所产生的各种欲望的遮蔽，这些智慧都隐而不显了。人如果能够向自身不断地找寻，慢慢地就会把后天的屏障剥除，还智慧以本来面目。

曾国藩以继承中华道统自居，也就很自然地继承了这种内省功夫，只是进一步加以发挥，提出了自己对这种功夫的理解。

【原文】

修己治人之道，止“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四语，终身用之有不能尽，不在多，亦不在深。

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四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自身修养以及管理他人的道理，有四句话可以终身受益无穷：“勤于国事，节俭治家，所说的话忠信可靠，行事诚笃无欺。”话不在于多少，也不在于是否有多深刻。

古往今来的圣哲们的胸怀十分宽广，而达到齐天之大德的，大概有四种境界：通过恭敬修己而生出聪明睿智，这是二程的观点；精诚感动神灵而可以生而知之，这是子思的观点；安贫乐道而身体健康而无忧色，这是孔子、颜回、孟子、曾子的宗旨；欣赏自然万物，吟诗作赋，而心意安适，精神愉悦，这是陶渊明、李白、苏轼、陆游的人生乐趣。

【原文】

盖君子立身，在其所处。诚内度方寸，廉所于疚，则仰对昭昭，俯视伦物，宽不忤，故治长无愧于其师，孟博不惭于其母，彼诚有以自伸于内耳。足下朴诚淳信，守己无求，无亡之灾，翩其相戾，顾衾对影，何悔何嫌。正宜益懋醇修，未可因是而增疑虑，稍喻素衷也，国藩滥竽此间，卒亦非善。肮脏之习，本不达于时趋；而逡循之修，变难跻于先进。独是娟守介介，期不深负知己之望，所知惟此之兢兢耳。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一般说来，君子之立身处世，在于他所处的环境地位。确实做到了反省自己的内心，毫无愧疚之处，那么仰望苍天日月，俯视大地万物，就胸怀宽广不惭不羞，所以，公冶长对于他的老师没有愧对的地方，孟博没有辱没其母的教诲，他们都有内心足以自信的东西。你淳朴诚实，恪守自己的本份无求于人，可是那些意外的灾祸却接二连三地降临到你的身上，夜晚独处，对影沉思，有什么可悔恨嫌憎的。这种时候，正应该加强提高修养，不能因此而增添疑虑，稍稍降低自己以往的信念。我在这里滥竽充数，无所作为，终归也不会有好结果。自己的那些坏习惯，本来就跟不上眼下的形势；而缓慢地学习，也难以进入高明的境界。只有一件，那就恪守自己的原则，以期不十分辜负知己朋友对我的希望，所知的只是小心谨慎地做到这些。

【原文】

持矫揉之说者，譬杞柳以为桮，桮不知性命，必致戕仁义，是理以逆施而不顺矣。高虚无主见者，若浮萍遇于江湖，空谈性命，不复求诸形色，是理以豕忧不顺矣。惟察之以精，私意不自蔽，私欲不自挠，惺惺常存，斯随时见其顺焉。守之以一，以不貳自惕，以不已自循，栗栗惟惧，期终身无不顺焉。此圣人尽性立命之极，亦即中人复性如命之功也夫！

【解读】

主张矫揉造作观点的人，就好像把杞柳树当成枝条编成的杯盘一般，不通晓性命之理，必然会残害仁义，这是逆着而不是顺着行理。高谈虚玄之论没有主见的人，好像浮萍漂江湖之上，空论性命之学问，不再讲求事物的形状与颜色，这种理论，实际上是模糊不清的，也难说得通顺。只有体察精微，并不隐蔽自己的心意，不扰乱自己的欲望，清醒与机灵常常存于心中，这样才能随时看到顺利行事。坚守持一贯之道，经常提醒自己专

一不二，遵循前进不已的原则，战战兢兢，始终有恐惧之念，这样就会终身没有不顺利的。这是圣人尽自己性情，而立身处世的最高境界，也是一般人恢复自己本来性情立身处世的方法。

【原文】

阅王夫之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易·系辞》“尺蠖之屈”八句，尽性也；“过此以往”四句，知命也。农夫之服田力穡，勤者有秋，散惰者歉收，性也；为稼汤世，终归礁烂，命也。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之而不答，命也。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尽性犹下学之事，至于命则上达矣。当尽性之时，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验或有应有不应，圣人于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着力若不着力，此中消息最难体验。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泊为宗，庶几其近道乎！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看王夫之所注解的张载的《正蒙》篇，对于尽性知命的宗旨略有理解。靠一个自己就能知道的，这是性，而听顺一个人自己无法知道的天意，就是命。《易·系辞》“尺蠖之屈”八句话，讲的就是尽性；“过此以往”四句话，讲的就是知命。农夫致力于耕田种庄稼，勤劳的人将有好收获，懒惰的人，就会歉收，这就是性；在大旱之世种庄稼，无论怎样勤劳，终归庄稼焦枯，这就是命。热爱别人，治理别人，礼让别人，这就是性；热爱别人而别人对自己不亲近，治理别人而别人不学听，礼让别人而别人不应答，这就是命。圣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不仅尽性而且知命。尽性还属于下层的学问之事，而达到知命就是超越之事。在尽性的时候，努力已达到十分，而效验或有或无，圣人对于这种情况淡然处之。好似知道，又像不知道，好像用力，又似不用力，这里面的分寸最难把握。如果对于性应当尽力之事，百倍努力以追求之，而对于听天由命之事，则以淡泊为原则，这样就差不多可以接近大道了吧！

【原文】

心术之罪，上与天通。补救无术，日暮途穷。省躬痛改，顺命勇从。成汤之祷，申生之恭。资质之陋，众为指视。翹然自异，胡不知耻！记纂遗忘，歌泣文史。且愤且乐，死而后已。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心理上所犯的罪过，可以与天相通。没有办法加以补救，就好比日暮途穷一般，反身内省，决定痛加改过，依据命运安排。像成汤那样去祈祷，像申生那样恭敬。自己的禀赋并不很高，旁边的人都已经看得很清楚，自己却仍以为了不起，一点羞耻之心都没有，把遗忘的事情记录下来，为文史中的事迹又歌又泣。既忧愤又欢乐，至死方休。

【原文】

古来圣哲之所以彪炳宇宙者，无非由于文学事功。然文学则资质居其七分，人力不过三分；事功则运气居其七分，人力不过三分。惟是尽心养性，保全天之所以赋予我者……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足；充无穿窬之心，而义足。此则人力主持可以自占七分。人生著力之处，当自占七分者，奄奄求之，而于仅占三分之文学事功，则姑置为缓图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自古以来的圣哲之人，他们之所以在天地宇宙间不会磨灭，只是因为他们的文章成立下的功业。文章之事七分靠天赋，后天努力只占三分；功业则七分靠运气，人力只占三分。只有修养心性，保存好天所赋予的内容。……把不去害人的心养足了，就达到了仁；把投机取巧的心去掉了，就达到了义。在这个问题上人的后天努力可以占到七分。人的一辈子应当在人力可以占七分的事情上下功夫。而对于人力只占三分的文章功业，则可以慢慢加以用心。

二、静定

——心到静极时，真境产生处

【原文】

神明则如日之升，身体则如鼎之镇，此二语可守者也。惟心到静极时，所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皆竟未体验出真境来。意者，只是闭藏之极，逗出一点生意来，如冬至一阳初动时乎。贞之固也，乃所以为元也；蟄之坏也，乃所以为启也；谷之坚实也，乃所以为始播之种子也；然则不可以为种子者，不可谓之坚实之谷也。此中无满腔生意，若万物皆资始于我心者，不可谓之至静之境也。然则静极生阳，盖一点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静极，仁心之不息，其参天两地之至诚乎？颜子三月不违，亦可谓洗心退藏极静中之真乐者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神明像太阳升起一样，身体则如同鼎立地不动。这两句话是应当遵循的。只有心到静极时，这是喜怒哀乐未发之时，身体寂然不动，毕竟还没体验出真正的意境，意只是闭藏到了极点，才招引出来一点生气，如同冬至时节的一阳初动。坚贞不移，这就是“元”，等春雷一响这就是“启”；谷类的坚实，是作始播的种子的原因；不能为种子的谷，不能说是坚实的谷。这其中没有满腔的生意，就好比万物的生长都赖于我心，还不可以说到了至静的境界。但是，静极生阳，因为一点生物的仁心，每一气息静极，仁心不息，这就是天地间的至诚吗？颜子三个月不违仁，也可以说洗心退藏到静极的境界中获得真正快乐的人了。

【原文】

我辈求静，欲异乎禅氏入定，冥然罔觉之旨，其必验之此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可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也。不然，深闭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而生理或几乎息矣，况乎其不能静也？有或扰之，不且憧憧往来乎？深观道体，盖阴先于阳信矣，然非实由体验得来，终掠影之谈也。——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们求静，想要与禅门的入定不同，必须要用心体验这细密而又未可觉察的意旨。所谓的一阳初动，万物由此生长，才可以说静极，可以说喜怒哀乐还未生发，寂然不动之体。不然的话，一味求静，心如死灰，自认为是静，实际上生理的机能都几乎丧失了，何况这样做并不能静。如果有外在的干扰，心不就又不安定了吗？我深入地体察这真实

的道体,认为阴先于阳。但倘若不是亲身的体验,始终只能浮光掠影地说说罢了。

【原文】

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虽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此绵绵者,由动以之静也。自慎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此穆穆者,由静以之动也。由静之动,有神主之;由动之静,有鬼司之。终始往来,一敬贯之。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从因为戒惧而约束自己,以至在至静的境界中,虽然没有什么偏颇,内心之操守不失,则达到了“心”的境界,天地由此位,此种绵绵不息的样子,就是由动而到静。从“慎独”而精进,以至在待人接物方面极少差错,没有不合适、不正确的地方,则达到了“和”的境界,万物由此化育,这种肃穆之象,是由静到动。从静到动,有神在那儿主持;从动到静,有鬼在那儿司察。动静之间的这种循环往复,靠“敬”来加以贯穿。

【原文】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福。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损,君子以惩忿窒欲;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此六卦之大象,最切于人。颐以养身养德,鼎以养心养肾,尤为切要。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福。颐,君子言语要谨慎,饮食要有节制;损,君子要“惩忿窒欲”;益,君子要见善就学,有过则改;鼎,君子要有尊卑长幼之序,以成教命之严。这六卦大象,最适合于人。颐,可以用来养身养德;鼎可以用来养心养肾,这二卦最为重要。

【原文】

静坐思,心正气顺,必须到“天地位,万物育”田地地方好;默坐思,此心须常有满腔生意。杂念憧憧,将何以极力扫却?勉之!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静坐而思,心灵坦荡,气血和顺,必须达到“天地位,万物育”的境地,才算效验。默坐而思,心灵中一定要常常充满生意。杂念丛生,靠什么东西来把它们全部排除?一定要勤加努力!

三、慎独

——知善知恶之心,慎独则安

【原文】

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谦、《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

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慎独则心安。自我修养，没有比养心更难。心里既然知道有善有恶，却不能真正尽力为善去恶，这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心里是否自欺，别人是不知道的，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大学》中“诚意”这一章节，两次说到慎独。如果真能做到喜欢善如同喜好美色，讨厌恶事如同讨厌恶臭一样，尽力去掉人欲而存天理，那么《大学》中所说的自谦，《中庸》中所说的戒慎恐惧，都能够切实地做到。曾子所说的问心无愧，天下都去得；孟子所说俯仰无愧于天地的境界，所谓养心，没有比寡欲更好的办法，都是这些内容。所以，能够慎独，则自我反省不会感到内疚，可以无愧于天地鬼神，肯定不会有行为不合于心意而导致不安。人若没有一件心中感到羞愧的事，心里就会泰然，常常感到愉快、平和，这是人生自强的首要之道，寻乐的最好方法，守身的首要之务。

【原文】

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慊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各诚为慎，而自谦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

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丽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失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趋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惟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屋漏而慊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自世儒以格致为外求，而专力于知善知恶，则慎独之旨晦。自世儒以独体为内照，而反昧乎即事、即理，则慎独之旨愈晦。要之明宜先乎诚，非格致则慎亦失当；心心丽于实，非事物则独将失守。此入德之方，不可不辨者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曾经说“独”这个东西，是君子与小人共同拥有的。当小人在他单独一人时往往会产生一个错误的念头，这些错误之念聚得多了就会泛滥，而欺负别人的坏事就会产生。君子在他单独一人之时会产生一个诚的念头，诚实积聚多了就会谨慎，而自己管束的功夫就下得多了。君子小人在单独处事上距离的微妙差异，是可以加以评论了。

《大学》自“格物致知”以后，以前的言论和过去的行为，可以作为扩大其知识资料；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事问题，也可以加深他的识见。他的心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已经能剖析公私间的区别；心在联系道理的时候，又可以充分精辟地研究事理的得失。那么，对于善事应当去做，不善良之事不应去做，早已明晰地认识到了。而那些小人们，却不能有实实在在的见识，而去实行他所知道的事。因此当眼前有一件好事需要办时，唯恐别人不能知道，因而去做时迟疑不决；对于有一件不好的事情面临时，侥幸别人不一定能知道，因而拒绝得很不力。背地里独处之时，弄虚作假的念头就产生了，这就是欺骗。而君子，唯恐去办一件善事办得不力，在暗中有堕落的行为；一个坏毛病改正不了，就会

像涓涓细流一样长年不断地犯下去。暗室之中而仿佛面对天日,心里坚如金石。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慎之又慎。这就是圣人经典中的准则,而后世贤人所切实探究的。自从世俗之儒认为格物致知是向外求知,而专心于对善恶的认知,于是使慎独的宗旨隐而不显。自从世俗之儒认为独自体察是内心自我观照,这会导致对眼前事理的认识不清,从而使慎独的宗旨更加隐而不显。总起来说,“明”应该在“诚”之先,不通过格物致知而得明,那么这个“慎”也就不会做得恰当;一味地用心于眼前的事物,当没有事物时,“独”也会无法把握。这是修德的路径,不能不细加辨析。

四、求仁

——成人之美,求仁则人悦

【原文】

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尤大本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

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者自立不惧,如富人百物有余,不假外求,达者自达不悖,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四应。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张子之西铭,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诚如其说,则虽尽立天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如果追求仁,人们就会感到愉快。大凡人的出生,都是禀赋天地之理而成性,得到天地的气而成形体。我与百姓及世间万物,从根本上说是同出一源,如果只知道爱惜自己而不知道为百姓万物着想,那么,就违背这同一的根本。至于做大官,享受优厚的俸禄,高居于众人之上,则有拯救百姓于痛苦饥寒之中的职责。读圣贤的书,学习古人,粗略知道了其中的大义,就有启蒙还不知大义的人的责任。如果只知道自我完善,而不知道教养百姓,就大大地辜负了上天厚待我的本心。

孔门教人,最重要的就是教育人们要追求仁,而其中最紧要的就是自己若想成就事业,首先就要帮助别人成就事业,自己要若想显达,首先就要帮助别人显达这几句话。已经成就事业的人对自己能否成功是不用担心的,如同富人东西本来就很富裕,并不需要向别人借;已显达的人,继续显达的途径很多,好比是身份尊贵的人,登高一呼,四面响应的人就很多。人哪有不想自己成就事业让自己显达的呢?如果能够推己及人,让别人也能成就事业,能够显达,那么,就像万物回春一样,美满了。后世谈论追求仁的人,没有超过张载的《西铭》的,他认为推仁于百姓与世间万物,广济天下苍生,都是敬事上天的人理所应当的事。只有这样做,才算是人,否则,就违背了做人的准则,只能算贼。如果人们真的如张载所说的那样,那么使天下的人都能成就事业,都能够显达,自己却任劳任怨,天下还有谁能不心悦诚服地拥戴他呢?

五、主敬

——整齐严肃，主敬则身强

【原文】

主敬则身强。敬之一字，孔孟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内而专静纯一，外面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程子谓上下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履帝，盖谓敬则无美不备也。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微应。虽有衰年病躯，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无疑乎？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主敬则身体强健，“敬”这个字，是孔子、孟子用来教育人的，春秋时的士大夫，也常常说到它。到二程与朱子的千言万语，都离不开“敬”这个主旨。内心要静定纯一，没有杂念，外表则整齐严肃，这就是敬的功夫。出门如同是去见重要的客人，役使老百姓如同参加隆重的祭祀活动，这就是敬的气象。内心修养以安天下百姓，诚笃恭敬则天下太平，这就是敬的效验。程子说，如果上上下下都恭敬，那么，天地自安本位，万物自己化育，风调雨顺，各种祥瑞都会出现，人的聪明睿知，也都由此而产生。以此敬事上天，使天子感到满意，所以说敬则一切美事都会齐备。我认为“敬”对人们最切近的功效，尤其是在能使人身体健康。人若庄敬，身体就越来越强，人若贪图安逸，身体则越来越差，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即使已是年迈多病，但一遇到庙会祭祀等重大活动，或者是在战场碰到危急时刻，也会觉得精神为之一振，仅这点就足以证明“敬”能够使人身体强壮。如果人在无论人少或人多，无论事情大小的情况下，都能一一恭敬地做，不敢松懈怠慢，那么，身体必然强健，又有什么值得怀疑呢？

六、五箴

——修身五箴，刻苦自振之道

【原文】

序
少不自立，荏苒遂洎。今兹盖古人学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其戚矣！继是以往，人事日纷，德慧日损，下流之赴，抑又可知。未疾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仆以中才，而履安顺，将欲刻苦而自振拔，谅哉！其难之欤！作五箴以自创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祿，予我者厚哉！弃天而佚，

是及凶灾，积悔累千，其终也已！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荷道以躬，兴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谖！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实曰三才。伊恪齐明，以凝女命。女之不庄，伐生戕性。谁人可慢？何事可驰？驰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纵彼不反，亦长吾骄。人则下女，天罚昭昭！

主静箴

齐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予侮？岂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虑则一，彼纷不纷。驰鹜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

谨言箴

巧语悦人，自扰其身。闲言送日，亦搅女神。解人不夸，夸者不解。道听途说，智笑愚骇。骇者终明，谓女贾欺。笑者鄙女，虽矢犹疑。尤悔既丛，铭以自攻。铭而复蹈，嗟女既耄。

有恒箴

自或识字，百历及兹，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曩者所忻，阅时而鄙。故者既抛，新者旋徙。德业之不常，是为物迁。尔之再食，曾未闻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序

年少时不求自立，任光阴流逝。古人在我现在的年纪已经学有所成了，而我却仍是像这样碌碌无为，太让人伤感了！从现在开始，牵涉的人事越来越多，德行一天天减少，渐趋下流，这是可预知的。疾病能增长人的智慧，安逸能让人身亡。我只是中等天赋，却事业顺遂，因此想下苦功夫使自己振奋向上，这实在是太难了，所以创作此《五箴》。

立志箴

那彪炳千古的先哲，他们也是普通人。我虽然貌小，但也是父母所生！给予我聪明福禄，这已是太丰厚了！不顾天道，惯于安逸，这会招来凶灾。积聚的悔恨已有上千，该是终止的时候了！已经逝去的岁月已无法挽回，那就从今天开始吧。承担道义，并用语言加以发扬！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坚决遵循！

居敬箴

天地定位后，万物化育。鼎足而配，称为天地人之才，并最终诞生了你的生命，你内心不端庄，残生害性。哪个人可以对他傲慢？哪件事可能随意放松处置？对人傲慢的人别人也会对你傲慢。他人即使不加拒绝，也会助长我的骄傲。人们最终会看不起你，这就是昭昭天罚！

主静箴

宿于日观，但闻天鸡一鸣。万籁俱寂，只听到钟声。身后是毒蛇，身前是猛虎，但只要神定心泰，谁敢欺侮我？难道是它们避人？而是因为好比面对三军。我的思虑专一，不会因为它们的纷扰而动摇。半辈子心意弛突，还未曾自己作过主，现在已经老了，难道能让心情纷乱地度过一生？

谨言箴

用花言巧语取悦于人,最终只能给自身带来灾祸。闲言碎语,也会搅乱你的心神。理解的人不夸耀,夸耀的人不理解。那些道听途说的东西,让智者笑话,让愚者惊骇。那惊骇的人弄清原委以后,会说你欺骗。笑话你的人会鄙视你,即使你很直率也会怀疑你。最终忧患悔恨丛集,便铭记下来一定改正。铭记以后仍然蹈其覆辙,可叹的是你已经老了。

有恒箴

自从我识字,有各种经历,至今已有二十八年,却没有增添什么知识。以前所赞同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后又加以鄙弃。既抛弃了以前的东西,新增加的东西又得又抛。自己没有恒常的德行,常为外物所左右。一粒一粒的黍积聚起来,时间长了就能装满一斗。希望天君司命能告诉我其中之理。

七、课程

——课程十二条,刻刻用心

【原文】

课程十二条

一、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务外为人。

五、读史——丙申年,购廿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圈点十页,间断不孝。

六、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十二月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九、日知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

十、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饭后写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十二、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一、敬——身心整齐严肃,时刻都心怀惧意。没有事情时,身心安泰。应对事情时,要心神专一。心在身体之内,要像太阳刚升起时一样清明。

二、静坐——每天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抽出时间静坐四刻,体验反复往来的仁心。心神正直,身体要像鼎一般固实。

三、早起——天一亮就起，醒来后不要贪恋被窝。

四、读书不二——一本书还没有看完，就不去看别的书。不要东翻西阅，去追求一些表面的知识。

五、读史——丙申年，买二十三史阅读。家里的大人说你借钱买书，我会尽力替你归还。你如能把这些书圈点一遍，就是没有辜负我。从此以后每天圈点十页，若间断了，就是不孝。

六、谨言——对此每时每刻都要留心，这是首要之功夫。

七、养气——气存丹田。内心坦荡，没有不可告人之事。

八、保身——十二月，接到家里大人的手谕，要我“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刻刻好比在养病一般。”

九、日知所亡——每天读书，都要把心得记录下来，并探求其中的深意。

十、月无忘所能——每个月写作几首诗文，以检验自己获得了多少道理，积养的正气是否旺盛。如果深溺于某样东西，最容易让人丧失斗志。

十一、作字——吃饭后写半个时辰的字。应该把笔墨上的应酬作为自己的课程，不要把事情放到明天来处理，这样会造成事情越堆积，越无法清理。

十二、夜不出门——这会造成精神疲惫，旷废功夫，必须严加戒绝。

【详解】

曾国藩是以注重品行，为人圆融通达而著称于世的。但是，曾国藩在这方面的成就并非一日之功，而是经历了整整一辈子辛苦磨炼的功夫。

据湘乡县荷叶塘一带的人口碑相传，曾国藩从小就很有心计，尤好报复。嘉庆二十四年下半年，九岁的曾国藩随父至桂花塘一位姓欧阳的家中就读。一天，他与主家小孩口角，主人纵子，不问情由，将曾国藩骂了一通，在那里当塾师的曾竹亭还连连道歉。曾国藩将此事暗记在心，到散学时，偷偷把主家的金鱼缸底部打破，水干鱼死，这才解恨。十二岁时，曾国藩与小伙伴在神王庙里玩，不小心把神王翻倒在地。竹亭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还给神王重新装了金身。为了让曾国藩摆脱与邻居小孩的嬉游，竹亭带着曾国藩到距家六里的九峰山古锣坪定慧庵去读书，早出晚归。从此，曾国藩路过神王庙时，常把当作马骑的竹棍系上绳子，放在神王肩上，气愤地说：“搭帮你，我到山冲里读书去了！你好好把我的马看着，如果我的马走了定不饶你！”

可见曾国藩在少年和青年时与普通人一样，也是斤斤计较，睚眦必报的。但是，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曾国藩并不是长期沉溺于此，而是十分注重自己道德品行的提高，而具体运用的方法就是自我反省。曾国藩年轻时，有一天，到陈岱云住处，与岱云谈论诗歌，曾国藩“倾筐倒箩，言无不尽”，他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一股脑地全部吐露出来，一直到半夜才回家。可是一回到家里，他就后悔了，自己这样天天沉溺于诗文，而不从戒慎、慎独上切实用功，已经自误了，难道还要以此误人吗？

第二天，冯树堂来访，于是他把陈岱云约来，三个人聊备酒菜，畅谈起来。冯树堂与陈岱云都很节制，只有曾国藩高谈阔论，无休无止。所谈的内容仍然是昨天晚上的话题，然而曾国藩却反反复复，沾沾自喜。朋友散后，曾国藩又检讨起来，忘记了韩愈《知名箴》中的训告，只重视外表，而轻视了内修，夸夸其谈，几乎成了每天的恶习啊！

曾国藩不仅注重自我反省，而且特别注重听取朋友的意见，从他们的建议和评价中获得了自己道德修养的努力方向。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的一天，曾国藩的好朋友邵蕙西当着曾国藩的面数落了他几件事：一是怠慢，说他结交朋友不能长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为是，说他看诗文多固执己见；三是虚伪，说他对人能作出几副面孔。

蕙西的话虽少，但件件事实，句句属真，直截了当，锋芒所向，直指曾国藩的病处。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直率啊，我的朋友！我每天沉溺在大恶之中而不能自知！

这事给曾国藩很大刺激，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对客人有怠慢的样子。面对这样的良友，不能产生严惮的心情，拿什么来吸引别人的长处！这是拒友人于千里之外啊！接待宾客尚且如此，不必再问闲居的时候了。偃息烟火，静修容颜又怎么说呢？

曾国藩还深知：一个人的学问、事业和师友的影响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他平生十分注重拜师访友，其中太常寺卿唐鉴，给他一生的治学和思想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自幼就勤奋上进，“少而迈异精勤，嗜学如渴”。嘉庆十二年（1807）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检讨、御史、府、道、臬、藩等官，道光二十年（1840）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巨擘之一，蜚声京门。唐鉴“潜研性道、宗尚洛闽”，继承北宋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开创的洛学学派和南宋理学大师朱熹设立的闽学派，和清代大学士倭仁同以理学相号召，有“理学大师”之美誉。当时许多知名学者都曾问学于他。

道光二十一年（1841），曾国藩从北京琉璃厂购得一套《朱子全书》。为了弄清治学的门径，他登门拜唐鉴为师，见唐鉴“隔室危坐，精思力践，年近七十，期须必敬，盖先儒坚苦者匹，时贤殆不逮矣”。这种表里如一的治学方法，给予曾国藩以极大的触动。于是，他向唐鉴请教“检身之要，读书之法”。

唐鉴告诉他：束检身心，读书明理，“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泛览之书”。教育曾国藩：“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为了更好地认识理学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唐鉴还对传统学术文化的结构作了如下的比较与论述：“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去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矣。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

唐鉴的一番高论，对曾国藩来说，实乃至理名言。这使他初步贯通了毕生为追求的治学目标和途径。在拜谒唐鉴以前，他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以博得功名，治学内容限制在八股文和试贴诗的狭小范围之内。道光十五年（1835），他初次入京会试，见识稍广，由时文而专心于古文，“尤好黎韩氏之文，慨然思蹶而从之”，由文学而精进之于“道”，是在岳麓书院学习中，有所了解的。但那时，他似乎还未彻底明白“道”的深刻含义，因而常以“无失词臣体面”为满足。

唐鉴的教诲使他茅塞顿开，耳目一新，明白了所谓“道”是一种义理之学，求“道”应以《朱子全书》为根本，最终确立了以理学为其治学的目标。这一求道过程，在他的日记和书信中都有反映。他在求师唐鉴当天的日记中不无感慨，“听之，昭然著发蒙也”。他在给贺长龄的信中说：“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串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初识指归”。

曾国藩为使其能成为理学大师，便按照理学家“修齐治平”的理论，从“静”、“敬”、“慎独”下手，于是在“修己”上下了一番苦功。

唐鉴也谈到了“检身之要”。告诫他要想深刻理解“道”，必须“熟读”《朱子全书》，最

切要处,在于不“自欺”,并举倭仁的例子说:他每天从早到晚,饮食言行,都有札记;凡是思想行为有不合于义理的,全部记载下来,以期自我纠正。并希望曾国藩能引以为榜样,将读书和修身结合起来,同时进行。

倭仁是以学承正统,德高望重的理学名臣资历而被“命授皇帝读”的。就倭仁的思想特征而言,他以程朱理学为主体,兼取孔孟学派及陆王心学的某些观点,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倭仁不仅对理学具有自己深刻领悟,重要的是他的自身道德修养与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达到了高度的和谐,因此为士大夫所折服。

唐鉴和倭仁的见解,指出了理学“修己”的真谛。所谓“己”,即思想或事物发展过程中刚刚显露的征兆和苗头。“研己”就是要抓住这些苗头,捕捉这些征兆,不失时机地去认识、发现其发展趋势,以及它们间的相互联系。通过“克己省复”,将一切不符合封建圣道的私心杂念在刚刚显露征兆时即予以剔除,以便自己的思想能始终沿着先贤所要求的方向发展,并将学术、心术与治术三者联为一体,使学问得到增长,道德水平日益提高,从而逐步体验和积累治理国家的政治经验和才能。这就是理学家“修齐治平”的一套完整理论。

曾国藩按照唐鉴、倭仁的教诲,按照从道德自省到经邦治国的法则身体力行,使自己的思想与人格得到升华。

于是,在与倭仁会面的当天,他便立志“自新”。除继续按照唐鉴教诲的方法读书外,他开始学习倭仁,在“诚意”和“慎独”上下功夫。

曾国藩将所写的日记,定期送与倭仁审阅,并请他在上面作眉批,提出不客气的批评。虽然这种楷书日记还没有写满一年,因道光十三年(1843)七月,他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旅途匆忙,日记遂改用行书。此后的日记也没有再请倭仁批阅;但在日记中时时自讼自责的精神,却一直维持终生不变。他天天要求自己以理学的道德自省和经邦治国的要求监督自己,教训自己,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使他在封建的伦理道德方面和他所献身的事业中,一天天地进步。

但是,有了在道德修养上努力的方向和行动,并不意味着曾国藩立刻就成了圣人,恰恰相反,我们从当时曾国藩的一些家书中可以发现,曾国藩也曾是一个很小气的人,也会为自己升官发财而沾沾自喜。

道光二十七年(1847)四月,曾国藩参加翰詹大考,题为《远佞赋》,以“请问下民常厥德”为韵;《君子慎独论》;《赋得“澡身浴德”》。曾国藩列二等第四名。至此,他才最后通过了仕途上层层八股制艺考试,六月初二日,六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擢次如此之快,连曾国藩本人也深感意外。他于十七日写信给祖父说:孙“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话虽然这般说,实际上他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同一天,给叔父母写信说:“常恐祖宗积累之福,自我一人享尽。”第二天,又给在家的三个弟弟写信,不无自负地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因此,他叮咛诸弟说:“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痼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另外,在温室中培养出来的道德修养毕竟是十分脆弱的,只有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仍能保持高洁的操守、圆融的处事手腕,才是一个道德修养的真境界,这个问题,在曾国藩投笔从戎,亲自领导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反映得极为明显。